千万英雄，有一个是你

薛 舒

1949年，黎明即将到来，破晓时分。4月，解放军兵临长江北岸，准备渡江南下。大势已去的国民党正准备后路，计划将储存在上海的黄金等财物抢运台湾。4月20日，解放军渡过长江，迫近上海。

暮春，上海街头，黄竞武照例一身西服，提着公文包去上班。他下车，抬手，轻轻梳理了一下本就整齐的头发，压了压心头暗涌的激动，沉住气息，向着他中央银行内的404办公室走去。这几天，解放军开始在他的家乡川沙、高桥等外围打响了“上海战役”，黄竞武与所有上海人一样，早已按讷不住，他们在等待，枪炮声已近在咫尺，上海快要解放了。

黄竞武是著名教育家、政治活动家黄炎培先生的次子，这一年，他正46岁，任中央银行稽核专员。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经济学硕士，正为上海的解放马不停蹄、竭尽全力地奔走。身为上海民建的常务干事，他利用自己中央银行的工作之便，根据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指示，收集“四行两局”的金融情报，为我党接管上海做准备。“战上海”的日子快要来临了，黄竞武不断向上海的金融界和工商界同仁们传递着消息：“我们要保存国家财产，不让国民党转移。”“如果解放的是一座空空的上海城，怎么养活600万人口”……

4月24日夜，黄炎培先生在北平通过新华广播电台向上海人民呼吁：配合人民解放军，迎接解放。

黄炎培的广播谈话，随着电波传遍了上海。那几日，黄竞武发现身后总有鬼鬼祟祟的身影跟随，他知道，父亲的呼吁让穷途末路的国民党恼羞成怒，自己被特务监视了，处境非常危险。

亲友和同事劝黄竞武离开上海，去川沙的老宅避难。彼时，川沙郊外，农家门口的桃树已花落，油菜籽正孕育饱荚，青麦还未变黄。生活本该如此，黄竞武更可以过得舒适安然，然而，20年前，他从哈佛大学学成归来，又何尝是为了一份安逸享乐的生活？黄竞武拒绝了亲友同事的善意安排，他并未犹豫，危险时刻，亦是紧要关头，他留在浦西，开始转移民建的机要资料。

5月12日，早上，黄竞武照例告别妻子，离开家去上班。妻子有些担心，却也并未多话，只说了一句：路上当心，再会。

这一日，踏进中央银行404办公室的黄竞武，再也没有回家。

5月17日，南车站路190号，保密局监狱，黄竞武与难友们躺在牢房里，连日严刑拷打，他身上已是千疮百孔。深夜，特务开始从牢房里提人，每20分钟提走一个，黄竞武默默地数着：一个、两个……六个、七个……

他听见了自己的名字：黄竞武！

第八个，是了。黄竞武踉跄起身，拖着皮开肉绽的身躯，蹒跚走出牢房。他仿佛听见来自黄浦江吴淞口的枪声，解放军正在上海外围断敌后路，他的家乡，川沙，已在两天前解放，攻歼上海市区的战斗很快就要打响……太阳正在升起，他看见了，他宽阔端正却血肉模糊的脸上，仿佛绽开一丝笑意。

1949年5月27日，上海国民党守城部队投降，上海彻底解放。28日清晨，上海市民打开家门，看见满身蒙尘躺在街边的解放军战士。人们涌上街头，挥洒热泪与欢笑，为上海庆祝，为解放庆祝。

被关在提篮桥监狱等地的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相继获释，可是，没有黄竞武的消息，他消失了，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家人不知道，同志不知道。妻子每天都在外面寻找，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，那些日子，她只要听说哪个地方挖出了死人，就要跑去看，她希望那些死人里没有她的亲人，可她又希望，他在里面，她能找到他。民建的同仁也在寻找，竭尽全力，终于，在保密局监狱的空地里，烈士的遗骸被发现。

十三名志士成排躺在土坑里，五花大绑，头套蓝布，口目洞穿，手足残断，指甲俱脱……他，是其中的第八个。

1949年6月3日，上海《大公报》发布新闻报道：匪党杀人惨绝人寰，爱国志士被活埋……

黄竞武牺牲后不久，已是中央人民政府副总理的黄炎培写了一篇纪念文章，那是一位父亲对儿子说的话：

竞武！你死了，倘若你预知死后八天，上海六百万市民便得解放，全中国四万万七千万人民将先后得到解放，竞武！你虽死得惨，也可以安心了。

黄炎培先生的客厅里摆放着一张黄竞武的遗像，照片的空白处，是黄炎培的亲笔：

我们每一回走过北京天安门，

望见高高的人民英雄纪念碑，

想起千千万万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牺牲生命者中间，有一个是你。

春牛有信 （中国画） 洪 健

做一回“信使”

韦 泱

海上寓公周退密与著名版画家杨涵，两人本无交集，亦没有机会晤面。有文友戏称我“好事之徒”，我乐意为之。早些年，我总琢磨着为文化老人做点事。而每次去周老家，看他手不释卷，那么爱书读书的神情，而且藏书无数，都是极其珍贵的版本，心里不禁自忖，想法请人给周老制一帧专用藏书票，让老人闲时把玩贴用两相宜。我就想到了杨涵先生。其时，杨老刚为我制作了一帧“韦泱藏书”的专用藏书票，我十分喜欢。藏书票作为艺术舶来品，传入我国也有近百年历史了，它被誉为“画中珍珠、书之蝴蝶”。爱书之人，如拥有一帧自己的专用藏书票，贴在喜爱的书上，那是锦上添花、美不胜收啊！我想，就请杨老操刀，让周老也高兴高兴。

于是，我把想法对杨老和盘托出，立刻得他的一口应允、大加赞赏。可见杨老古道热肠，以此为乐。周老素以诗词、书法称誉。杨老虽为版画家，其诗词与书法，也属行家里手。杨老生于1920年，二十出头就参加新四军，投身抗战木刻运动。他是上海诗词学会创会时的元老，早年印梓《榴花室诗钞》及《续集》，复有《杨涵诗词》问世，在《前言》中他写道：“幼喜绘画，亦爱诗词。幸遇良师，略知平仄格律。奈炉火谋生而辍学。炮击卢沟，投身抗日，立志革命，铁笔从戎。身处逆境，始悟诗词生命力，重拾平仄，以吐胸中抑郁”。这段话，概括了他不平凡的诗画人生。

过了没几日，得杨老印有自己国画的明信片一枚（他耳朵甚聋，从不打电话），写道“退密之书已完成，特告”。我心花怒放，比完成我的书票还兴奋，兴冲冲直奔杨府而去。杨老见我，满脸带笑，取出一叠小纸片，哇，是精美的藏书票哎！巴掌大小的宣纸上，却蕴含着丰富的内涵。画面上，群山逶迤，层峦叠嶂，近处是山花烂漫，远处是白云缭绕，整个画面虽是黑白木刻，却层次分明，意境深远。作为专用藏票书，下端刻有“退密之书”四字。此书票虽小，却是杨老精心之作。我小心翼翼收好，先替周老向杨老连声道谢。

不久，我像献宝一样，乐呵呵地去周府，面呈杨老为他特制的藏书票。周老一见，喜不待言，捧在手上，仔细端详了好半天，笑眯眯地说：“真好真好”。见周老欣喜，我心里乐滋滋的，完成了一桩想做的事。几天后，忽收周老一函，在另一彩笺上，有周老一手潇洒的小楷行书。这是周老回赠给杨老的一首七言诗啊！诗曰：“生小耽书岁月绵，存亡聚散成云烟。而今犹有抱骑乐，为我留名五百年”。左边落款处还有一行小字：“承版画家耆宿杨涵先生赐刻藏书票，小诗伸意，不尽言谢，即希郢正。壬辰仲夏，九九弟周退密贡草”。收礼回赠，这是老辈文人的礼数，也洋溢出文人相亲的温情。好诗配好字，我先睹为快，立马拍下，以便日后一读再读。亦不敢怠慢，赶紧按周老所嘱，再去一次杨府，面交周老诗函。

杨老一口温州乡音，一句句吟读周老的诗句，喜上眉梢，愈诵愈响。他听不见自己的声音，却情不自禁，使我深受感染。我想两位老人，虽不曾相见，却不存一点隔膜，他们的心是相通的。不久，董宁文主编“开卷文丛”时，打算为周老编入一册散文集，让我协助收集周老的随笔散章，书名为《退密文存》。周老对我说：“拿到书，附上自己的藏书票，分赠友好，深得他们称赞”。我后来请杨老书写册页，转请周老为册封题字，使他俩的书法汇入一册，交相辉映。因小小藏书票，两位相差六岁的同辈文化老人，为文坛艺苑留下了一段佳话。如今，两老已相继仙逝。而我，花甲之后，更悟“人间重晚晴”深意，继续做好文化老人的“信使”。

微小

赵荣发

我的故乡在沪郊一个古镇上，镇中心有座横跨市河的石拱桥。去岁暮春，移居在外的我难得回乡探亲，走过这座阔别已久的石桥时，忽然发现台阶和桥洞边沿的缝隙里，零零星星长着好几丛野草，阳光轻风中，它们粗疏相宜深绿浅黛地摇曳着，仿佛扯起了一面面生命的旗帜，令我不舍离去。

默然中，刚巧有几只飞鸟掠过。

与野草相比，这些飞鸟显然要自由得多，甚至伟岸得多。高尔基笔下的那群海燕，迎着即将到来的暴风雨，在乌云和大海之间像箭和闪电一般掠过的身影，如同黑白键上奏出的一曲英雄乐章。还有苍鹰，在张家界山峦起伏的树林间，我曾目睹这些骄傲而又从容地在空中滑翔的健鸟，刚才还在半空优雅地盘旋，转眼间却流星般俯冲下来，扑向它的猎物，那情景让人兴奋却也心悸。

但是，许多小鸟的地位分明是低微的，其中就有我们最熟悉的麻雀。它们没有鲜艳的羽毛，飞得既不高也不远，也不会委婉地歌唱。但是，它们仍然无忧无虑地生活着，总是三五成群的，在地上、枝头或者屋脊上跳跃，每当晨曦初露、暮霭渐浓时，它们常常会落在瓦檐顶、窗台前，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，似乎在按捺不住地向人们传递着一份快乐。这些小小的灰雀儿曾遭遇过我们给予的劫难，被无数面旗幡锣钹和吆喝声恫吓得走投无路。但它们毫不记仇，只是一代又一代地用亲近人类的行为宽恕了我们的无知，曾经的粗暴。

同空中的飞鸟一样，海洋世界里也是强弱分明。庞大的蓝鲸重达数十吨，而生活在吕宋岛河流和湖泊中的小虾虎鱼长不到一厘米，重量仅四五毫克，却也同样自由自在。至于海螺，它们更像是海底忍辱负重的跋涉者。但是，它们不仅从不叹息，反倒是在失去生命以后，还甘愿化身一把把号角，赋予自己新的灵魂，让自命清高的诗人们也顶礼膜拜：每一只海螺里，都装着大海的声音。

世界上，还有许多微小羸弱的生命。蚂蚁、蜜蜂、或者是飞蛾。但是，它们又何曾怯懦过？纵然活得短暂，可它们的一生也充满了哲学般的光彩。

记得孩提时，老师带我们去秋游，在一片草坡旁，我们看到了一条小溪，正细细地、浅浅地流淌着。有同学问：“老师，这条小溪流到什么地方去呀？”老师说：“流到小河里。”“再后来呢？”“流到大江里。”“再后来呢？”“流向大海，奔到海洋里。”那时，我们只觉得老师说话时的神情有点异样，以后，我们才在漫长的岁月里，越来越悟出了老师话语中深邃博大的含义。

被“驟”者

辛旭光

“驟”dun音，方言，阉割，割掉牲畜的睾丸或卵巢，如驟马、驟狗、驟鸡鸭等等。“阉割”是个俗词，普通话中还有“骟”“阉割”“净身”“去势”等同义词，在书面语中，北方以“骟”替代，在吴方言区，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，统用“驟”的古音和词义，读作“den”。

“驟”主要是个动词。阉割家畜绝对是个技术活，因为家畜是农耕社会主要的家庭财产，所以兽医是绝对受尊重的行业，每有莅临，一定得到好酒好肉的招待。我在农村插队的时候，也曾有幸观摩过这种动人魂魄的手术。过去生产队都有猪场，每年总要请公社的兽医来“驟猪”，就是给小猪猡割尘根。技术老到的兽医，让助手把小猪朝天放倒，扳开两后腿，在腹部近大腿根部，擦了几下酒精棉花，一柄手术刀前端是刀刃，后端是钩子，轻划开肚皮一两公分，左手一挤，两块鲜红的豆瓣大小的肉蛋蛋冒出来了，一剪一甩，伤口涂抹上一点红药水，再把那吱吱乱叫的猪丢进另一个备好营养餐的猪栏，算是“犒劳”。前后不过一两分钟，好像不缝伤口的。社员们则借机，提着自己的童鸡、童鸭来，请兽医帮忙驟一下，代价是一毛钱两毛钱。

过去在农村，你看到个村妇拎着鸡在走，你问她干吗去了？她必定大大方方地响亮地回答“去驟脱伊”毫无猥琐之感。但现在你碰上个小姑娘抱着猫，你问她干什么去？她会扭捏地压低声音说：“给猫做节育手术。”讲了7个字，听得怪怪的。拟人化用在这里，你也会感觉尴尬，有点假装文雅。呵呵。其实用一个老字“驟”，就说得明明白白。做啥去？驟脱伊！干脆明白。现在已是后工业化时代，生活在大都市，也看不到阉鸡，驟这个词已无用武之处，属于退出“现役”。

有趣的是，小辰光上海农村，哪个臭小子总干坏事，稍大的孩子就会骂说：“卵也驟掉侬！”这句话，只有恶毒感，没有下流感。男女老少皆可用。这种独特的表现力，具有强烈的原始震慑力；即使出自女子之口，兼有娇嗔、怒骂之功能。意思到位，却又不猥琐，用起来不怕难为情，算是吴方言中绝妙子遗。

据说朱元璋写给屠夫兼驟匠人家的春联是：“双手劈开生死路 一刀斩断是非根”。这对联既大气也很隐晦，上联说阉猪是个技术活，一不小心就要了猪命了。下联说阉猪的好处，去了雄性特征，则断了一切情欲、冲动、莽撞之根源，猪才肯心无旁骛、温顺老实地致力于长膘，提高养殖效率，可谓去掉是非之根。也可引申理解，做事直击要害。

想想也真奇怪，古代是怎么知道这种现代文明的，是中国人发明了这种“技术”还是外部引进的？我猜想，因为古代的战争大量使用马匹，又要使马听话出力，则一定要阉割。驟的发明者首先是一个伟大的军事战略家。而我总觉得，凡类动物被剥夺了雄具，总是件悲哀的事。

十日谈

正在消失的手艺

责编：杨晓晖

家乡留了一大块地，种上了棉花，明日请看《织布好手们》。

从“请”说开去

倪 明

前些日子，听到这样一个故事。

一个男生，大学毕业之后留在城里工作，并成了家。他在一家企业的办公室工作，平时接待、服务事务繁忙，工作表现不错，对如何服务好领导也学了不少，拍照合影如何排位次也有所把握，领导上车，他会很有礼貌地说一声“请——”，并且伸出手，挡在车门的上面，以防领导上车时碰到了头。尽管他如此努力工作，有时却还会令领导不满。

他很忙，极少与乡下的父母联系，哪怕通一个电话。这种情形，作为父母，虽然不太开心，但也能理解儿子，习惯了。有一天，父亲到城里来看儿子，父亲一到家，他就沏上了茶。临走时，他为父亲买好了长途汽车票和一些零食，并叫了一辆出租车，在父亲上车时他习惯性地像对待领导一样做出“请——”的动作，一手置于父亲的头上……父亲一愣，没说什么，过两天，母亲电话来了，开心地跟儿子“汇报”，说父亲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跟老伴“炫耀”城里的境遇——得到儿子怎样的“优待”。父亲眯着眼，说得有声有色，母亲听着乐开了怀。他心下一酸，同样的“请——”，用在不同的人身上，效果却不一样。

使用这个“请——”也要有一定的条件。比如，有少数几人同乘电梯，而且有多人走出电梯，此时，站在门口者伸出手来，示意让后面者先行，自己稍微挡一下门。

与“请——”相伴的是让长者、尊敬者先行，走在前面。如果是陪人参观，一般情形，接待者不前于客人。例外的情形是，走到小道，必须有前有后，而且客人又不熟悉环境，主人必须在前开路。

尊敬者在前，通常也包括在上下楼梯之时。听一位老师说，法国人这个动作有所不同，他们让尊敬者总是处于楼梯上方，以防不安全。受此启发，我在陪同老人走楼梯时也按此规则。

最近，我遇到这样一件事情，年轻的父亲带着四五岁的女儿上自动扶梯，他们俩并排着，我在其后。父亲在看手机，女儿手上拿着一个塑料玩具，她调皮地将玩具与扶手“亲密接触”，一时失去了平衡，身体后倾，见状我赶紧伸手托了一下，避免了可怕场景的发生。到了扶梯的顶端，父亲才留意到，说了一声“谢谢”，但如何照顾好“需要照顾者”似乎没有引起父亲足够的重视。这里没有“请——”，但有“请——”的精髓。

“请——”的发生，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友善，即更多地从别人的视角出发，心里更多地装着别人。愿“请——”更多地出现在我们的周围，以点带面，让“请——”的精神发扬光大。